

李大钊全集

第二卷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编注

最新注释本

人民出版社



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的李大钊



五四时期李大钊与友人在中央公园留影（中立者为李大钊、左1雷国能、右1张申府、右2梁漱溟）

目 录

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	(1)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九——二十一日)	
共和国与荣典	(11)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	(12)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面包与和平运动	(15)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	(17)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俄国大革命之影响	(21)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战争与人口问题	(23)
(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调和之法则	(26)
(一九一七年春)	
青年与老人	(32)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战争与人口(上)	(36)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美与高	(65)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	(69)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学生问题	(85)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		
学生问题(二)	(88)
(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日)		
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	(92)
(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		
讲演会之必要	(94)
(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		
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	(96)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	(98)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真理之权威	(102)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大亚细亚主义	(106)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不自由之悲剧	(109)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受贿案与立宪政治	(114)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罪恶与忏悔	(116)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简易生活之必要	(118)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心势力创造论	(120)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上)	(123)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中)	(127)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	(132)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续)	(136)
(一九一七年五月五日)	
川局罪言	(140)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	(141)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旅行日记	(144)
(一九一七年五月九——十一日)	
自由与胜利	(147)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乐亭通信(守常自乐亭寄)	(150)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及教务长易人	(153)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辟伪调和	(155)
(一九一七八年八月十五日)	

此日——致《太平洋》杂志记者	(168)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	
暴力与政治	(171)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	(182)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三则)	(183)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参观清华学校杂记	(185)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九、二十日)	
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	(189)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今”	(191)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	
强力(致高元)	(195)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新的！旧的！	(196)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	(200)
(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	
在进德会评议员、纠察员第一次会议上的提议	(201)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强力与自由政治——答高元君	(202)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调和剩言	(209)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211)
(一九一八年六——七月)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225)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胡适《美国的妇人》跋	(229)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雪地冰天两少年	(230)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233)
(一九一八年)	
俄国革命与文学家	(240)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编者识	(242)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	(243)
(一九一八年七月九日)	
Pan.....ism 之失败与 Democracy 之胜利	(244)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	(248)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	(249)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	(250)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	(251)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图书主任布告	(252)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图书主任告白	(253)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庶民的胜利	(254)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图书馆主任布告	(257)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Bolshevism 的胜利	(258)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国体与青年》跋	(264)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新纪元	(266)
(一九一九年元旦)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269)
(一九一九年元旦)	
北京的“华严”	(272)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	
新自杀季节	(273)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	
面包问题	(274)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	
政客	(275)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民仲裁	(276)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平民独裁政治	(277)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过激乎？过惰乎？	(278)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乡愿与大盗	(279)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放弃特殊地位	(280)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	(281)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	(282)
(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	
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	(287)
(一九一九年二月七——九日)	
劳动教育问题	(291)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十五日)	
战后之妇人问题	(294)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祝黎明会	(300)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秘密外交	(302)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罪恶之守护者	(303)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青年与农村	(304)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一——二十三日)	

- 死动 (309)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 普通选举 (310)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 光明与黑暗 (311)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 新旧思潮之激战 (312)
 (一九一九年三月四——五日)
-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 (315)
 (一九一九年三月九日)
-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317)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十六日)
- 强国主义 (322)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 小国主义 (323)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 现在与将来 (324)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 统一癖 (326)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
- 白人阀 (327)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
- 混充牌号 (328)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
- 解放后的人人 (329)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宰猪场式的政治	(330)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汽车与邮片	(331)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废娼问题	(332)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五一节”(May Day)杂感	(335)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337)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黑暗的东方	(340)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太上政府	(341)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五师军人	(342)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	(343)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344)
(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	
图书主任布告	(347)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牢狱的生活	(348)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不要再说吉祥话	(349)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新华门前的血泪 (350)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改造 (351)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哭的笑的 (352)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威先生感慨何如? (353)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阶级竞争与互助 (354)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 赤色的世界 (357)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 最危险的东西 (358)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 光明权 (359)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 我与世界 (360)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 忠告黎明会 (361)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黑暗与光明 (362)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真正的解放 (363)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战栗 (364)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万恶之原	(365)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灰色的中国	(366)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367)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日本人听者	(368)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注 释	(369)

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九——二十一日)

十余年来，世界革命之怒潮，澎湃腾激，无远弗届。以例举之，葡萄牙革命¹矣，墨西哥革命²矣，吾华革命³矣。他如印度、土耳其之青年革命运动⁴，亦有渐即燎原之势矣。而革命之酝酿最久，国民之牺牲最多，屡起屡仆，卒未告厥成功，以苏其困苦颠连于专制政下之民生者，厥惟宫庭阴谋政治根深蒂固之俄罗斯。欧战初起，英、法、俄、德相继沦于战祸之中，于是数国之民，念国步之艰难，凛阅垣之大戒，内政虽有未善，亦宁姑为隐认以同趋于举国一致之一途。即俄之虚无党⁵，亦尝停止其运动，而以捍御外患为重。此等美谈，固吾人时时所颂言于国人之前者也。而今忽于大敌当前之日，自起此天惊石破之纷争，此其中必有非常之暴政阴谋，内不足以安民，外不足以御侮，为俄人欲忍而有所不能忍，乃肯于敌军压境之秋，茹痛出此者。今昨所传，电音甚简，未能断其共和赤帜已否树于伯脱罗古拉德⁶之城头，然而经此壮快的革命之风云，君主国体，纵不能一时推翻，而自由政治之基础，必缘兹而确立，为无可疑。盖尝论之，世界之进化无止境，即世界之革命无已时，帝王之运命，将渐绝于兹世。即彼依其末光之官僚政治，亦将以失所凭依而日即消沈。于以知自由民权之大义，无论如何屈挫，终有时而昌。专制阴谋之恶政，无论如何披猖，终有时而穹[穷]。由外患言之，俄国今日而有此，固为彼邦之不幸；由内政言之，则实自由政

治之曙光也。

俄国革命之气运，久已弥漫于全国，兹将其远因近因，分别陈之。

一、新旧思想之轧轹。俄国之新旧思潮，久呈轧轹之象，对于亚细亚而有欧罗巴，对于英国主义而有德国主义，对于斯拉夫派而有欧化派。新思想则以伯脱罗古拉德为中心，旧思想则以莫斯科为根据，此二种势力，遥相对峙，反动不已。因之政治之底里，亦伏有此二大潮流，而时现不安之状。彼得大帝⁷虽为介绍欧洲新思想于俄国之一最有力者，而于输入政治的理想，则决非所好。故并自十四世纪时萌芽于俄国政治而渐趋发达之贵族议会，足为立宪政治之一基型者，而亦废之。闻英伦议会之限制王权，辄诋议之以为非。至加札林二世⁸，一时贤明济济，宜可以建改革政治之宏功矣。而以其时俄之社会，无中流阶级，足以运其思能于新政之上，故亦终于无功，甚可惜也。逮十九世纪初叶，开放农奴，施行宪政之运动，日以炽盛，其动机则起自贵族阶级，而近畿将校及大学学生亦与谋焉。当此之时，俄之志士，殒身于断头台上，与夫窜徙于西伯利亚荒寒之域者，固不计其几千百人也。后遂分斯拉夫派与欧化派，各谋振其权威于思想界。斯拉夫派以保存俄国国粹为主义，其理想多在过去，而萨马林⁹、亚萨哥夫¹⁰、李伯米亚哥夫¹¹辈其首魁也。欧化派以输入欧洲之新文明为职志，其理想多在未来，而古拉那夫士奇¹²、伯林士奇¹³等其杰俊也。亚历山大¹⁴即位，颇谋广布新猷，如下诏开放农奴，创设地方自治制度，改良裁判所，许可印刷刊行之适宜的自由，政绩昭然，皆足为俄国政治开一新纪元。惜也此维新之明主，乃反惨遭新党之暗杀。至其子亚历山大三世¹⁵即位，乃力反其所为，一以保守压制为主，凡稍含革新之质者，即排除之。一时新党虽慑于其威，而遏郁日久，将伺隙以求伸，此亦势之所不能禁也。日、俄交战之中，民党尝欲扬革命之旗，虽

未见显著之成功，而立宪思潮之勃发，固至今而未稍衰也。昔者彼得大帝尝言伯脱罗古拉德为窥见欧洲文明之窗口，由今观之，且为革命潮流之渊源矣。此其远因一。

二、虚无主义之盛行。俄国黑暗政治下之特别产物，即虚无党是也。是种秘密结社之组织最为严密，会员皆互不相识，其受党魁之命令，实行暗杀时，则先授以暗杀之械具，并附之毒药，以为被捕时自裁之准备，免泄本党之秘密。即无自裁之余裕，其受讯问时，则一委之于不知，此虚无之名之所由来也。虚无党之盛行于俄国，乃在千八百六十一年以后，其主义在灭绝皇族，而依暗杀手段以为一网打尽之计焉。其故由于是年二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二世下开放农奴之诏，夫开放农奴为崇重人道回复自由之善政，何以反起如斯恐怖之反动？盖以俄国全国之地主，平时驱役农奴，同于犬马，耕作之劳，皆委之彼辈。故其子弟，皆不解稼穡之艰难。今一旦放免农奴，则小地主小贵族骤失其奴役，而又不能自作，乃相率售田于大地主，否则归于荒芜不治，而家以荒落矣。此等小地主之子弟，在学校肄业者，学费遂以不给，而军队将校之中，亦多是等之子弟，平居皆仰家中之接济，至是亦骤蒙其影响，其时近畿第一联队曾有百余人为反对开放农奴诏书之运动，盖为此也。以是缘因，不平之声，遍于四境，而芬兰、波兰之革命党人，亦相呼应。俄政府惊愕不知所措，乃禁止新闻杂志发行，改正大学学制，加以横暴之压制，废止星期学校图书俱乐部，侦察密布，缇骑四出，稍涉嫌疑，即遭捕罗。而文豪杰伦杰夫士奇¹⁶，即于此时陷身囹圄。国民因之益愤，怨毒所召，欲与皆[偕]亡。青年男女，多投虚无党中，而酷爱自由之亚历山大，竟至为之牺牲焉。厥后此种根萌，遂以潜植于俄都。此次革命之发动，与此虚无主义有密切之关系，盖莫可否认者也。此其远因二。

三、德国官僚主义之输入。自彼得大帝输入德国之官僚主义，